

以不抵抗在最黑暗的沉沦中生出骄傲

——读《人间失格》有感

在动笔之前，我对这个选材十分犹豫，一方面因为《人间失格》是经典且有人气的作品，受过电影化、动画化，也不乏文学爱好者去分析和鉴赏，正负面评论兼有，因此不易写出新的见地和想法。另一方面，这部作品流露出的消极与悲观给人以强烈压迫感，难以下笔且易落俗套。

但提及日本文学，我脑海中首先浮现的便是这本书。我以为，半自传形式的表达，说是平凡人的草草一生，实际也是夸张化的时代特征。没有超出常人认知的部分，足够深刻、平实，所以当作题材虽难下笔但却十分合适。

“以不抵抗在最黑暗的沉沦中生出骄傲”，是《人间失格》中的引语，我用来当作主标题。因为“问神明：‘不抵抗亦为罪乎？’”这个看似突兀的问题困扰了主角和作者一生，我觉得概括性极佳。

作品篇幅不长，一天时间快速读完之后，我并不反对后记中酒店老板娘的最后一句话：“我认识的阿叶，是个像神明一样的好孩子”。

这是很矛盾的想法。因为纵观全文，叶藏这个人物从小惯于假扮丑角，稍稍成长之后沉迷酒色，还殉情自杀，后来又靠女人生活，沉迷药物，最后被老家的兄弟关进精神病院。在世人眼中是彻头彻尾的地痞无赖式的人物，但参考其他人的书评时，我发现多数读者还是和我一样对这个人物怀有一定的同情。

原因在我看来：这个人物是作家精神的具象体现，读者看到更多的是太宰治痛苦而又敏感的一生。是作者剖析了自己的一生，构造出叶藏这样的一个角色，这样的角色让人看到的不是行为的下流，而是人格的真实，是一个无法融入社会的边缘人沉浮于世间的挣扎，是很多人内心的共鸣。

这样的角色，让人体会不到作者意识上的灌输，而是让人产生了代入感，去主动认识叶藏的故事。角色塑造上进行了夸张化，让人看到一个诚惶诚恐、过分地去迎合、讨好他人的人。同时又是一个不断在现世中随波逐流、无法抗争也不敢去做任何抗争的人。

所谓“代入感”，我认为：我们每个人都活在人与人的社会中，共性是必然存在的，个性也是必然存在的。当共性与个性冲突时，只能选择迁就大体，因而无法避免的要取悦他人、装傻充愣，也无法避免的会出现无法改变的事物，无法避免的随波逐流，最后只能无奈接受结果。

套用一句话：也许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“叶藏”。

再者是“代入感”的反面“意识灌输”。我认为并不是作者主动灌输什么意识，作品只是作者心态的反映：因为他如此想，所以作品如此呈现。因此，作品并非一定具有积极或消极意义，也是所谓“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”，每个人关注点不同，所经历的人生也不同，自然理解也就相应的不同。

书中人的故事也是旁观者的镜子。理解和感想本身是见仁见智的问题。

以上是对小说本身的理解，之后自然是对作品延伸事物的观察。

先看到的是作者。因为我在读这部作品之前，对太宰治的生平有所耳闻，所以读之前，就做好了一种观看疯人呓语的准备。但准备只是对消极与颓废的准备，意外的是作者或多或少透露出对人生和美好的执着和向往。我所找到一个印证我观点的体现是第三手记中最后几句：“只是一切都会过去。在这个自己呻吟至今、所谓人间的世界里、只此一个是被我认为像真理的东西、仅此而已：只是一切都会过去”。

“只是一切都会过去”重复两遍是很明显的强调。读到这我才有所改观：只是有人天生悲观，但没人不向往未来。我看到的不是一个颓废的中年，而是一个真实而又充满希望的少年。只是一生的经历已经不允许他去激动的表达。

再看到的是民族与时代。抛开国际问题，近代日本可谓经历大起大落，通过变革，杂糅着旧秩序、旧体制成为了区域性霸主。可国内问题尚未缓和，就在一场历史性的战争中赌输了全部的国运。太宰治就生于那个时代，看着国家走向巅峰又跌入低谷，而曾参加过共产主义运动的他始终与时代格格不入。而后关于太宰治与时代的产物，就要提到“无赖派”。

众所周知，无赖派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流派，而是后人根据特点给一些作家的归类。换言之，当时的人对秩序的混乱、价值观的崩溃都具有一种阴郁、颓废的态度，不难联想到魏晋文学同样也具有这样的风格，最后也必然是殊途同归：以自谑和显露颓废来去追求人性的解放。通过这本书可对当时日本国民的心态略知一二。

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昭和文豪多有自戕之举：芥川龙之介、川端康成、三岛由纪夫等不胜枚举。原因一方面日本人固有的“物哀”的文化情节：生如樱花，在绚烂时节凋谢是极具美学意蕴的。另一方面就是历史，激荡的社会变化属实让人难以接受。也不难理解为何有如此文风了。

最后是共鸣与分歧。今天的我们虽没生在那样的社会中。但对太宰治的作品能够生出同情与感慨。这恐怕是因为，如今的时代也常需要压抑自我，也许真如上文，今人心中都有个懦弱的自己。

但也很少有人被真如太宰治一般抑郁，时代终究是不同的，很少有人想早夭，都想小有所成。自信悲观谁也没有明确的答案，故事终究是别人的故事，领悟过已经足够，“在最黑暗中沉沦”大可不必，认真生活就好。